

狂草馬女畫家馬是這樣的動物

香港辦奧運馬術比賽，經年累月推廣造勢，終於開幕，但賽事未開鑼瑞士先退出，連甘願熬夜凌晨爬起進場觀賽的觀眾，不是到場內閉目「釣魚」，便是喊悶離場。馬照跑的香港，原來只愛激烈爭先的賭博賽事，對「精英大師」的厚愛，只為景仰牠給下注者帶來盤滿鉢滿。這匹被馬主驕傲地稱為「香港標誌」的十七場連勝冠軍，雖無緣跨越雙魚河場地或在沙田賽場起舞，但在專擅「狂草馬」畫法的國畫家關仁筆下，於奧馬比賽期間的畫展上，四蹄騰飛，眼神專注，氣勢無敵。若有一場紙上賽馬，它又穩勝了吧。

文／ 鄭依依

關仁盛名之作，是她創作五年的五十三米長幅《百駿圖》，2002 年在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師大畫廊展出。展覽上，它凹字型圍繞展場一周，百匹馬兒燕瘦環肥，從卷的兩端跑向中間位置，有的在途上俯頭低喝無形之水、嚼食隱形的草，有的兩相屹立對峙、出蹄較量，更有的翻滾沙地，雙足撐天，馬駒形神的捕捉，較常豐富。有趣的是畫下的解說文字，不是國畫常見的舒懷言志，而是說明性的：原來馬在地上翻滾，是為了保護皮膚，展示畫家深研的不只畫法，還有馬匹有關的硬知識。

「全世界有二百種馬，有的馬鼻樑直的，有的是陷的，比如阿拉伯馬臉圓圓的，如頭肥缺線條感的那就是北非馬……」關仁「拋」的「書包」，竟是生物面向的。關於馬的研究，她既有觀摩中國歷朝畫馬名家如韓幹、朗世寧，以至近代徐悲鴻等的真迹，對於西學關於馬匹品種、源流、習性的文字及藝術作品、以至圖鑑，如美國當代專獵影馬匹的攝影家Robert Vavra，都有借鏡，被稱「科學與藝術同步成就，西學與國學融會一體」。因為她原是現代科學訓練出身。

醫學的眼睛解剖的視角

關仁原名關潔愉，生於一九五〇年，本是七十年代少有的女醫生，作畫的筆名關仁，便有秉持本行「仁心仁術」的意思。

她自小學業出眾，六年中學，五年考取全級首名，當總領袖生，會考生物科得優等，順理成章進入香港大學醫學院。其時女子讀醫甚少，一屆一百五十多名學生，只有二十多位女生。與她為同窗的助理衛生署長陳慧敏醫生便記得她初發的美藝愛好，「理科女生那時都較木訥，她的穿著卻早已很是突出，搭配常叫人眼前一亮。」她當時宿舍同房則憶述，關仁每天溫習至晚上十時即上牀休息，解剖圖則畫得快而準，至今作國畫，也仍然融入解剖學的觀點。

一九七五年她畢業，在港執業了十餘年。女子行醫，但她沒有感到社會的輕視，還跟病人交了好朋友，「開貨車的會教我開貨車，都跟我交流生活瑣事。有個女孩才十來歲便禿頂了，她訪尋專科醫生無效，來見我時很沮喪。我着她即使頂上無髮也該每天洗頭，塗抹藥膏、吃藥，三個月便漸漸生出幼毛，六個便長出髮來了。」行醫助人又廣交友，她本是很有成功感的。但因隨丈夫**移民台灣**，她雖考得執業牌照，而且覺得對藝術愛好更甚於醫術，「藝術語言更具宇宙性，創作的天空更自由和寬廣」，便漸漸退出行醫隊伍，拾起畫筆，到故宮博物院觀摩。

她擇馬而畫，也是自小熟悉的題材：少時她住在跑馬地、就讀聖保祿中學，學校操場對着馬場，每天上課下課，總見馬匹在操練。但要到她寫生時，才近距離習得馬也有多種性情，「有的高傲不願睬人，有的看到你跟別的馬匹親近會嗚嗚低鳴的妒忌」。

我看見馬兒的臉

而創狂草筆法，即以粗幼有別、枯潤有致的水墨線條，表現馬的骨肉力量，以全仗藝術家個人的意趣自由創作。

她自評與現代國畫繪馬名家徐悲鴻不同之處是，徐以西洋油畫的明暗色彩表現，濃淡筆法渲染成色塊，不見骨法，亦隱去馬臉上的表情；她的黑白線條，則是國畫的精粹，會勾勒馬的各種表情。這亦是她自覺的專注，故筆下馬匹驃肥矯健而面目有趣意。

習畫多年，她有次交畫予佳士得中國藝術部主任施福（Colin D. Sheaf）評鑑，施福幾乎誤會該畫為溥心畬的作品，稱有文人畫家的氣質。如今她的作品，有李登輝收藏的《飛黃則至》、馬英九的《馬到成功》、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國藝術研究所雷德侯教授（Lothar Ledderose）《飲馬圖》等等。

繪馬為社會政經要人所收藏，馬匹也從天生天養自然之物，數千年前而進入人類世界，可是束縛了馬的野生天性？

「莊子《論馬篇》很反對將野生的馬調教畜養，可是我不同意。馬與人的密切接觸，擴闊了其生態。原始馬只身如犬。馬令人的歷史改寫，而馬因人類的圈養，品種增多，有的保持了其純種，有的混雜繁殖，使其經歷遠流發展，這才是我的理解。」她常在台北住處附近的三個馬廄寫生，跟馬交友，俯在馬耳上傾談。這可是馬兒告訴她的悄悄話？